墨子閒詁

墨子閒詁卷十一

瑞安孫詒讓

大取第四十四

畢云篇中言利之中取大卽大取之義也意言聖人厚葬固所以利親盛樂固所以利子而節葬非樂則利尤大也墨者固取此案畢說非也此與下篇亦墨經之餘論其名大取小取者與取譬之取同小取篇云以類取以類予卽其義篇中凡言藏者皆指臧獲而言畢竝以葬親爲釋故此亦有厚葬節葬之說竝謬此篇文多不相屬蓋皆簡札錯亂今亦無以正之也

天之愛人也，薄於聖人之愛人也，畢云言天地之大人猶有憾其利人也，厚於聖人之利人也。大人之愛小人也，薄於小人之愛大人也。畢云言不如小人之姑息其利小人也，吳鈔本無此字厚於小人之利大人也。以臧爲其親也，而愛之，畢云說文云葬臧也卽藏字正文謂葬親顧云臧賤稱也篇內同義亦互見小取篇案顧說足正畢說之謬此臧卽

臧獲之臧詳小取篇言臧善事吾親因而愛利之也非愛其親也。非字疑衍此篇多以一是一非相對言之以臧為其親也，而利之，吳鈔本為下有利字疑衍利之謂資給之非利其親也。以樂為利其子，而為其子欲之，樂謂音樂畢云當有非字誤愛其子也。以樂為利其子，而為其子求之，非利其子也。疑當作非求其子也畢云此辯葬之非利親樂之非利子即節葬非樂之說也案畢說謬於所體之中，而權輕重之謂權，吳鈔本作於所體輕重之中而權其輕重之謂權案其字疑當有文選運命論李注引尸子云聖人權福則取重權禍則取輕權非為是也，非非為非也，俞云當作非為非也衍一非字案當作亦非為非也上非字乃亦之誤無衍文權正也。經上篇云欲正權利惡正權害斷指以存掔，意林引作腕畢云此捥字正文舊作隆誤說文云掔手掔也揚雄曰掔握也从手臤聲鄭注士喪禮云手後節中也古文掔作捥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也。害之中取小也，畢云當為者，非取害也，取利也，其所取者，人之所執也。言為人所持執

不能自免遇盜人而斷指以免身，利也。其遇盜人，害也。淮南子說山訓云斷指而免頭則莫不利爲也故人之情於利之中則爭取大焉於害之中則爭取小焉意本於此斷指與斷腕，畢云玉篇云腕烏段切手腕亦作捥案捥腕皆擘字之俗利於天下相若，無擇也。死生利若一，無擇也。當作非無擇也謂必舍死取生殺一人以存天下，非殺一人以利天下也。此對下是殺己以利天下爲文當作非殺人以利天下也一字涉上而衍殺己以存天下，是殺己以利天下。於事爲之中而權輕重之謂求，求爲之非也。疑當作非爲之也捝二字害之中取小，求爲義，非爲義也。此疑當接後不可正而正之句爲暴人語天之爲，是也。而性句爲暴人歌天之爲，非也。諸陳執既有所爲，而我爲之，陳執執之所爲，因吾所爲也。若陳執未有所爲，而我爲之，陳執陳執因吾所爲也，暴人爲我爲天之以人非爲是也，而

性。此文多譌挩爲是也而性語前後兩見疑性並當作惟惟與唯通經下篇云物一體也說在俱一惟是說云惟是當牛馬惟是亦即唯是謂言是則應之也此義似與彼同而上下文仍難通不可正而正之。上云權正也言於不可正之中而權其正利之中取大，此節疑當接上文非爲義也下非不得已也。害之中取小，不得已也。所未有而取焉，是利之中取大也。於所既有而棄焉，是害之中取小也。義可厚，厚之，義可薄，薄之，謂倫列。謂上當重之字戰國策宋策高注云倫等也服問鄭注云列等比也德行君上，老長親戚，此皆所厚也。爲長厚不爲幼薄。句親厚厚厚其近親親薄薄薄其遠親親至薄不至。言有至親無至薄義厚親不稱行而顧行。顧當爲類後云厚親不稱行而類行其類在江上井即釋此節行謂德行爲天下厚禹，爲禹也。爲天下厚愛禹此句厚字疑衍乃爲禹之人愛也。人愛二字疑到厚禹之加於天下據下文之下當有爲字言所以厚愛禹者爲其德加於天下舉云言禹之

厚德及天下非而厚禹不加於天下言所厚止於禹身不偏及天下若惡盜
之為加於天下言惡盜為其害及天下畢云言盜之惡行及天下非而惡盜不
加於天下言所惡止於盜身不偏及天下愛人不外己己在所愛之
中言己亦猶是人也己在所愛愛加於己倫列之愛己愛人
也言愛己亦可謂之愛人此下疑當接後臧之愛己非為愛己之人也句荀子正名篇云聖人不愛己
此惑於用名以亂名者也聖人惡疾病畢云言自重其身不惡危難畢云言為
人則不避難險正體不動疑當作四體不勤欲人之利也非惡人之
害也畢云言欲存其身以利人非惡人之以危難害己聖人不為其室臧之
故在於臧此義難通畢云言臧富在下非聖人不得為子之事似言聖人
事親愛無窮而事必有所盡聖人之法死亡親亡忘通謂親死而忘之即薄喪之義
為天下也厚親分也以死亡之句體渴興利此即節喪下篇
疾從事之意畢云說文云渴盡也竭負舉也今經典多以竭為渴此云云者謂盡其利以厚喪也案畢說

非是有厚薄而毋倫列之興利爲己此下疑當接下天下之利句語
經畢云意言聖人厚葬之說爲自厚其親語其經耳經猶云正非必欲天下人如是也故下辨之案語
經者言語之常經也此總目下文畢說非語經也當爲者畢云也同者非非白馬焉
此即白馬非馬之說公孫龍子有白馬論詳小取篇執駒焉說求之畢云案列子仲尼云
公子牟曰白馬非白形名離也孤犢未嘗有母非孤犢也似與此意同執駒焉說求之舞似當云執駒馬
說求之無母即孤犢之論乎案莊子天下篇云孤駒未嘗有母白馬孤駒蓋名家常語所謂語經也說求
之上疑挩有字與下無說文相對畢說非其指舞說非也舞當從畢校爲無之誤而句讀則非
漁大之舞大疑當作殺犬之無犬經下云狗犬也而殺狗非殺犬也可即此義殺俗作煞釋
慧苑華嚴經音義云漁聲類作敷二形相近而譌非也所謂無說三物必具然後
足以生必與畢通此下疑當接後以故生以理長以類行也者句三物即指故理類而言之謂辭
之所由生也臧之愛己此節疑當接上文愛己愛人也下非爲愛己之人
也言臧自愛其身非爲愛己之爲人也厚不外己厚下當有人字上文云愛人不外己愛

無厚薄舉己非賢也舉當作譽義利不義害句志功爲辯
志舊本作之今據道藏本吳鈔本正下文云志功不可以相從也有有於秦馬疑當作有
友於秦焉有有於馬疑當作有友於口焉也智來者之馬也未詳愛眾
眾世與愛寡世相若兩世字畢沅以意改作也王校從之王引之云愛眾眾也下眾
字衍當作愛眾也與愛寡也相若又案下文凡學愛人與小圜之圜云云文義不相屬疑當在愛眾也上
凡學愛人乃統下文之詞愛眾也云云則承上何而詳言之也古書錯簡耳案此當作愛眾世與愛寡世
相若眾世寡世以廣陳言下文尚世後世以古今言文自相對凡學愛人句亦非此處錯簡畢王校並末
允兼愛之有相若有與又通愛尚世與愛後世子云尚與上同一
若今之世人也王引之云今之世人當作今世之人今世與尚世後世相對爲文也鬼
非人也兄之鬼兄也王引之云鬼非人也當作人之鬼非人也寫者脫去人之二字
耳小取篇云人之鬼非人也兄之鬼兄也是其證案無人之二字義自可通今不據增天下之
利驩驩猶悅也天志中篇云今有人於此驩若愛其子竭力單務以利之此疑當接上興利爲已句

聖人有愛而無利俔日之言也說文人部云俔譬諭也一曰閒見爾雅釋
言云閒俔也案俔有閒訓此疑亦當與閒義同方言云閒非也孟子離婁篇云政不足閒也俔閒蓋謂發
難相非故下云乃客之言日疑當作曰或疑當為儒者之言儒俗作偽與俔相似而誤亦通乃客
之言也天下無人子墨子之言也無人卽兼愛之義言人己兩忘則觀
人如己矣子墨下舊無子字今據吳鈔本補猶在似言害拾大取小然其害猶在上疑有捝文
不得已而欲之非欲之也舊本重非欲之三字畢云一本無案顧校季本亦無
今據刪此卽前害之中取小不得已也之義疑當在上文是害之中取小也下非殺藏也王引
之云非殺藏也上有脫文以下二句例之當云專殺臧非殺臧也專殺盜非殺盜也
凡學愛人學當為譽前云譽己非買也後又云愛人非為譽也此句或當接後利人也為其人
也句小圜之圜與大圜之圜同方至尺之不至也方當為不
與不至鍾之至不異鍾當為千里二字之至當作之不至謂尺與千里遠近異而其
為不至則同故下云遠近之謂今本千里二字誤合為重字校者又益金為鍾遂不可通續漢書五行志

童謠以菫字爲千里草與此可互證其不至同者遠近之謂也是璜也畢云說文云璜半璧也是玉也此與上是字疑竝當作意意楹非意木也意是楹之木也意指之人也非意人也王引之云當作意人之指非意人也意度也言所度者人之指非度人也下文云一指非一人也是其證意獲也說文犬部云獲獵所獲也乃意禽也俞云乃意禽也當作非意禽也與上文非意木也非意人也一律詒讓案乃字不誤此與上文反正相對言獵者之求獲欲得禽也志功不可以相從也志卽意求之也功謂求而得之利人也爲其人也畢云爲一本作非富人言譽人之富非爲其人也畢云舊二字倒一本如此有爲也以富人言有所爲以使人富富人也治人有爲鬼焉言治人之事兼有事鬼若祭祀之類爲賞譽利一人非爲賞譽利人也亦不至無貴於人無貴疑當作無賞譽言賞譽雖不能徧及人亦不至因此遂不用賞譽也智親之一利畢云智同知未爲孝也亦不至於智不爲己之利於親也言雖不足爲孝亦不

主於明知己之有利於親而不爲之智是之世之有盜也上之字當衍吳鈔本無下
之字蓋世之二字誤倒校者又於下增一之字遂致複出盜當作人涉下而誤盡愛是世俞云
當作智是世之有盜也不盡是世下文智是室之有盜也不盡是室也可證案俞校未塙以文義推之當
作智是世之有人也盡愛是世即秉愛之義智是室之有盜也不盡是室
也不盡下以下文推之當有惡字智其一人之盜也不盡是二人畢云
二當爲一詒讓案當作不盡惡是人此說惡字衍二字耳雖其一人之盜苟不智
其所在盡惡其弱也弱疑當爲明形近而誤言盜雖止一人然不能審知其誰某則
盡惡其朋黨也諸聖人所先爲人欲名實欲疑效之誤名實不必
名疑當作實不必名上名字誤衍苟是石也白句敗是石也敗當爲取盡
與白同言白石之白皆同是石也唯大唯雖通吳鈔本作惟不與大同
言大石之中仍有大小之異是有便謂焉也便疑當爲使以形貌命者
必智是之某也貌吳鈔本作兒下同焉智某也焉猶乃也不可以形

貌命者唯不智是之某也唯亦雖通與智某可也諸以居

運命者爾雅釋詁云運徙也畢云居運言居住或運徙苟人於其中者皆是

也人當作人入是去非文正相對去之因非也諸以居運命者若鄉

是齊荆者皆是諸以形貌命者若山丘室廟者皆是

也智與意異舊本脫異字今據吳鈔本補上文辨智意二者之文甚詳重同經說上云

二名一實重同也具同具當爲俱經說上云俱處於室合同也連同國語楚語韋注云連

屬也同類之同經說上云有以同類同也同名之同丘同丘與區通詳經下篇

謂同區或而處鮒同鮒附通史記魏世家屈侯鮒說苑臣術篇鮒作附周禮大司徒鄭注云附麗也

是之同畢云一本又有同字然之同同根之同此四字疑當在前同名之同下

此下文有非之異有不然之異二句正與上文是之同然之同相對明不當以此句廁其間也有非

之異有不然之異有其異也爲其同也爲其同也異

此下疑當接下長人之異短人之同一節一曰乃是而然吳鈔本作是二曰乃

是而不然三曰遷指是而今不然四曰強貌是而情不然子深其深
淺其淺益其益尊其尊以上似並辨辭氣之異同俞云尊嘗讀爲剝說文刀部剝
減也剝有減損之義故與益其益對文成義案俞說是也後漢書光武十王傳贊沛獻尊節李注引禮記
恭敬尊節今曲禮作撙節尊撙剝聲類並同察次川比因至優指復句次
察聲端名因請復此文挽誤不可校以意推繹兩次宇疑肯當作次即盜之壞字一優
字二復字肯得之誤請讀爲情請復即下文之請得也審校文義疑首句當作察盜止此宅因指得次句
嘗作察盜聲端名因情得上云智是室之有盜也不盡是室也言察盜之止於是室乃因人指而得之若
察盜之聲而得其名則因籍其情爾得之也大指蓋如是今本止此室爲爲川比至而以至字到著因下
又涉復字而衍一優字察次復到作次察遂無從提正矣端名亦難通疑端當爲揣之誤正夫辭
惡者人右以其請得焉正當爲匹有疑有之誤有與或義同請亦讀爲情下同此
以籍獄爲喻也辭惡謂不受惡左宜二年傳趙盾爲法受惡柱注云爲法受屏與此義可相證言匹夫難
賤而不肯受屈必欲自明其志則可以得其情實諸所遭執而欲惡生者人

不必以其請得焉惡生謂樂於就死也言遭凶執而不求生則雖有屈抑而不欲自明故不能必其情實也得聖人之附潰也附道藏本吳鈔本並作拊畢云潰字未詳仁而無利愛而吳鈔本作人利愛生於慮謂以仁待人而無私愛利之心凡愛利皆生於自私之心不足為仁也經說上云慮也者以其知有求也昔者之慮也非今日之慮也昔者之愛人也非今之愛人也愛獲之愛人也生於慮獲之利謂因獲其利而愛之慮獲之利非慮臧之利也臧獲異人故所慮與所利不同舊本無下慮獲之利四字王引之云生於慮獲之利下當更有慮獲之利四字慮獲之利非慮臧之利也而愛臧之愛人也乃愛獲之愛人也相對為文案王說是也今據增而愛臧之愛人也乃愛獲之愛人也言所愛雖異其為愛人則同臧獲統於人之內也人去其愛而天下利弗能去也疑當作弗能不去也言去一人而利天下雖在所愛不能不去也昔之知牆非今日之知牆也蘇云牆[illegible]當作臧俞云牆字不可通乃嗇字之誤呂氏春秋情欲篇論早定則早知嗇先己篇嗇其大寶高注

竝曰嗇愛也昔之知嗇非今日之知嗇猶上文云昔者之愛人也非今之愛人也案蘇說近是此下疑當接後文藉臧也死而天下害句

貴爲天子其利人不厚於正夫

顧云正當作匹俞校同案顧校是也此書匹夫字多誤作正夫詳節葬下篇此言利人之心貴賤所同蘇云正讀如征語

二子事親

此上疑當接下文義厚親不稱行而類行下

或遇孰或遇凶

孰道藏本吳鈔本竝作熟畢云言歲孰歲凶

其親也相若

言不以孰凶而事親有厚薄

非彼其行益也非加也

疑當作非彼其行益加也

外執無能厚吾利者

執疑埶之誤謂外物不能使吾利親之心加厚

藉臧也死而天下害吾持養臧也萬倍吾愛臧也不加厚

藉卽假借字首句臧字舊本誤藏今據吳鈔本正持養義詳非命下篇言假合臧死而害及天下則吾之持養之也當萬倍然爲天下去害非愛臧加厚也

長人之異短人之同其貌同者也

貌吳鈔本作兒下竝同

故同

俞云長人之異短人之同當作長人之與短人也同下二句正釋長人短人所以同之故也下文曰指之人也與首之人也異人之體非一貌者也故異將劍與挺劍異劍以形貌命者也其形不

一故異竝與此文一律可證指之人也異與首之人也異首之人謂以首向人
人之體非一貌者也故異將劍與挺劍異將拼之借字說文手部云拼扶也挺拔也劍以形貌命者也其形不一故異楊木之
木與桃木之木也同諸非以舉量數命者敗之盡是
也敗疑亦當爲販形近而誤此言不以量數舉者若一人爲人百人亦爲人故云取之盡是也故
一人指非一人也是一人之指乃是一人也王引之云故一
下衍人字一人之指上衍是字當作故一指非一人也一人之指乃是一人也方之一面非
方也言方幂與方周方體不同方木之面方木也以故生以上當有夫衍
二字下文可證廣雅釋詁云事也此疑當接上語經節下故以理長以類行也者
二字當乙蘇云據下文當作辭以類行者也非立辭而不明於其所生忘也
顧云忘當爲妄今人非道無所行道與理同此釋以理長之義言不循道則辭不可行
唯有強股肱而不明於道唯與雖通其困也可立而待也

夫辭以類行者也立辭而不明於其類則必困矣故
浸淫之辭文選洞簫賦李注云浸淫猶漸冉相親附之意也其類在鼓栗在下
吳鈔本有於字此文有譌蘇云此下言其類者十有三語意殊不可曉疑皆有說以語明之如韓非儲說
所云者而今已不可考矣聖人也為天下也其類在于追迷畢云言能
追正迷惑案以下並釋以類行之義而文多難通畢以意說之皆不甚塙今無可質證姑存以備攷或
壽或卒其利天下也指若畢云言其指相若蘇云指當作相其類在
譽石畢云疑譽名言聖人有壽有不壽其利天下同則譽在也案畢說未塙疑當作礜石說文石部
云礜毒石也山海經西山經云礜石可以毒鼠郭璞注云今礜石殺鼠蠶食之而肥此言礜石害鼠而利
於蠶以況或壽或卒之利害不同也一日而百萬生愛不加厚此疑釋藉臧也
死而天下害一節之義其類在惡害畢云言意多所愛而不行者畏難之故愛二
世有厚薄而愛二世相若二當為上字之誤說文古文上作二與二形相似上
世與尚世義同此釋上文愛尚世世與愛後世一若今之世人也其類在蛇文此文有譌誤云

文當作玄玄即蚿字之省莊子秋水篇夔憐蚿蚿憐蛇亦取相愛為義案洪說未塙

愛之相若

擇而殺其一人畢云言愛二人同擇而殺其一殺滅也案此似釋上文殺一人以存天下非殺一人以利天下一節之義畢說失之

其類在阬下之鼠阬舊本譌院今據道藏本呉鈔本正爾雅釋詁云阬虛也得鼠則殺之為其害物也

小仁與大仁行厚相若大仁舊本作大人今從呉鈔本仁與人通此似釋上文大人之愛小人也一節之義有捝譌

其類在申

凡興利除害也上文云興利為己此疑釋其義

其類在漏雍呉鈔本作厚雍疑屚雍之譌王云雍與甕同井九二甕敝漏釋文甕作雍北山經縣雍之山郭璞曰有汲甕水經晉水篇作縣甕漢紀孝成紀申徒狄蹈甕之河漢書鄒陽傳甕作雍案王說是也此似言甕之害在於漏去其漏則得汲水之利也

厚親不稱行而類行此釋上文義可厚厚之一節之義

其類在江上井不為己之可學也學疑譽之誤上文云譽己非賢也此或釋其義

其類在獵走

愛人非為譽也

其類在逆旅言因求利而愛人此釋上文為賞譽利一人一節之義

愛人之親若愛其親此疑釋上

文以臧爲其親也一節之義其類在官苟句爲兼愛相若一愛相若一愛相若言愛一人與兼愛眾人同一愛相若四字重出當是衍文此疑釋上文愛眾眾也一節之義其類在死也畢云一本作蛇案顧校季本亦作蛇此文有譌

小取第四十五

夫辯者將以明是非之分審治亂之紀明同異之處察名實之理處利害國語魯語云智者處物韋注云處名也淮南子說林訓云見之明白處之如玉石決嫌疑句焉摹略萬物之然說文手部云摹規也淮南子本經訓高注云畧約要也俞正燮云摹畧即今言之模量古言之無慮俞云然字無義疑當作狀狀譌爲肰因誤爲然論求羣言之比以名舉實經說上云舉告以文名舉彼實也以辭抒意史記平原君傳集解引別錄鄒衍曰辯者抒意通指明其所謂漢書劉向傳一抒愚意顏注云抒謂引而泄之也畢云紀理疑比意爲韻古四聲通以說出故以類取以類予畢云故取予爲韻有諸己不非諸人無諸己不求諸人

或也者不盡也易乾文言云或之者疑之也假者今不然也畢云假設

是尚未行效者為之法也所效者所以為之法也故中效

畢云中去聲則是也不中效則非也此效也辟也者畢云辟同

譬說文云譬諭也諭古文喩字舉也物而以明之也畢云舉也也字疑衍王云也非

衍字也與他同舉他物以明此物謂之譬故曰辟也者舉他物而以明之也墨子書通以也為他說見備

城門篇案王說是也潛夫論釋難篇云夫譬喻也者生於直告之不明故假物之然否以彰之荀子非相

篇云談說之術分別以喻之譬稱以明之侔也者比辭而俱行也說文人部云侔

齊等也謂辭義齊等比而同之援也者曰子然句我奚獨不可以然

也說文手部云援引也謂引彼以例此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於其

所取者予之也淮南子本經訓高注云推求也此云取與求義同謂所求者在此所不求

者在彼取彼就此以得其同所謂予之也是猶謂也者同也吾豈謂也者

異也夫物有以同而不不讀為否率遂同率遂聲近義同廣雅釋詁云率

遹也率遂述古並通用耕柱篇云古之善者不遂遂卽遹也明鬼下篇率徑月令作徑術鄭注謂卽周禮
匠人之遂徑故其證也辭之侔也畢云之侔一本作侔之案顧校季本亦作侔之有所
至而正疑當作止其然也有所以然也其然也同句其所
以然不必同其然也同舊本脫上三字王引之云同其所以然不必同當作其然也同其所
以然不必同承上文其然與所以然言之也下文其取之也同其所以取之不必同文義正與此合寫者
脫去上三字耳其取之也有所以取之舊本無所字王引之云以上當有所字下
文其所以取之不必同卽承此言之也上文其然也有所以然也文義正與此合寫者脫所字案王校是
也今據增其取之也同句其所以取之不必同句是故辟
侔援推之辭畢云譬也侔也援也推也卽上四者行而異轉而危俞云危讀
爲詭漢書天文志司詭星出正西史記天官書詭作危是危詭古字通行而異轉而詭詭亦異也遠
而失句流而離本句則不可不審也不可常用也故
言多方莊子天下篇惠施多方呂氏春秋必己篇高注云方術也殊類異故則不

可偏觀也

偏與徧通下同

夫物或乃是而然或是而不然或一周而一不周

周舊本竝作害王引之云兩害字俱當作周隸書周字與害相似故誤爲害下文此一周而一不周者也與此相應字正作周案王說是也今據正

或一是而一不是也不可常用也故言多方殊類異故則不可偏觀也非也

王引之云此本作或一是而一非也當以非也二字接或一是而一下其不可常用也以下三句則因上文而衍不是也三字又後人所增蓋後人不知不可常用云云爲衍文之隔斷正文者又不知非也二字本與或一是而一作一句乃足以不是也三字耳下文云此乃一是而一非者也與此相應當據以删正

白馬馬也乘白馬乘馬也

畢云張湛注列子云白馬論曰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詒讓案張本公孫龍子文

驪馬馬也

說文馬部云驪馬深黑色

乘驪馬乘馬也獲人也愛獲愛人也臧人也愛臧愛人也

畢云方言云臧獲奴婢賤稱也荊淮海岱襍齊之閒罵奴曰臧罵婢曰獲齊之北鄙燕之北郊凡民男而壻婢謂之臧女而婦奴謂之獲亡奴謂之臧亡婢謂之獲王逸注楚詞云臧爲

人所賤繫也獲爲人所係得也或曰臧守藏者也獲主禽者也此乃是而然者也獲
之親舊本作視畢云當爲事王引之云畢說非也視乃親字之譌獲之親人也獲事其親非事人也兩親字上下相應猶下文云其弟美人也愛弟非愛美人也兩上弟字亦上下相應案王說是也今據正
人也獲事其親非事人也其弟美人也愛弟非愛美
人也畢云言使其弟有美容而愛弟者非以容也車木也乘車非乘木也
船木也人船畢云當爲乘船蘇云人當爲入之誤非人木也盜人人也
多盜非多人也無盜非無人也奚以明之惡多盜非
惡多人也欲無盜非欲無人也畢云此所謂竊名實之理世相與
共是之若若是則雖盜人人也衍一人字愛盜非愛人也
不愛盜非不愛人也殺盜人非殺人也盜下人字衍荀子正名篇云殺盜非殺人也此惑於用名以亂名者也無難盜無難矣據下文疑衍盜無難三字
此與彼同類世有彼而不自非也墨者有此而非之

無也故焉舊本故在也上王引之云無故也焉當作無也故焉也故即他故下文云此與彼同類世有彼而不自非也墨者有此而非之無也故焉文正與此同今本也故二字倒轉則義不可通案王校是也今據乙所謂內膠外閉爾雅釋詁云膠固也謂內膠固而外閉塞與心毋空乎空讀為孔列子仲尼篇文摯謂龍叔曰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達張注云舊說聖人心有七孔也內膠而不解也此乃是而不然者也舊本然作殺畢云据上當爲然一本作然蘇云然與煞字形相近遂展轉致訛案畢蘇校是也顧校季本亦作然今據正且夫讀書非好書也疑當作夫且讀書非讀書也好讀書好書也且鬭雞非雞也畢云言人使之鬭好鬭雞好雞也且入井非入井也止且入井止入井也且出門非出門也止且出門止出門也據上文當亦有世相與其是之五字若若是且天非夭也壽夭也疑當重字天有命非命也非執有命非命也無難矣此與彼同類舊本挩類字畢云据上當有類字王說同今據補世有彼而不自非也

墨者有此而罪非之畢云據上無罪字蘇云罪字衍即而非兩字之訛王說同案罪疑當作眾形近而譌言墨者有此論而眾共非之似非衍文上文無此字或轉是誤挩耳無也故焉舊本誤作無故焉也王顧並據道藏本正吳鈔本同畢本亦誤云據上文焉也當倒尤非所謂內膠外閉與心毋空乎內膠而不解也此乃是而不然者也舊本挩不字王云上文白馬馬也以下但言是不言非故曰此乃是而然者也獲之親人也以下言是又言非故曰此乃是而不然者也且夫讀書非好書也以下亦是非並言而以此三句承之則亦當云此乃是而不然者也寫者脫去不字耳案王校是也今據補愛人待周愛人而後為愛人不愛人不待周不愛人不周愛因為不愛人矣舊本不周愛作不失周愛俞云周猶偏也失字衍文此言不愛人者不待偏不愛人而後謂之不愛人也有不偏愛因為不愛人矣今衍失字義不可通乃淺人不達文義而加之案俞說是也今據刪乘馬不待周乘馬然後為乘馬也有乘於馬因為乘馬矣逮至不乘馬待周不乘馬而後為不乘馬此一

周而一不周者也
舊本不待周乘馬句挩不字而後爲不乘馬句挩爲字下又衍而後不乘馬五字王引之云待周乘馬然後爲乘馬也不上當有不字不待周乘馬所謂不周也下文待周不乘馬所謂周也以相反爲義而後不乘馬不上當有爲字猶上文云然後爲乘馬也寫者脫去耳其重出之而後不乘馬五字則衍文也案王說是也今據增刪
居於國則爲居國有一宅於國而不爲有國桃之實桃也棘之實非棘也
棘之實棗也故云非棘詩魏風園有棘其實之食毛傳云棘棗也說文朿部云棘小棗叢生者
問人之病問人也惡人之病非惡人也人之鬼非人也兄之鬼兄也祭人之鬼非祭人也
祭人之鬼舊本挩人字王引之云祭之鬼當作祭人之鬼承上文人之鬼而言也寫者脫人字案王說是也今據補
祭兄之鬼乃祭兄也之馬之目盼
顧云淮南說山訓作眇此作盼誤也畢云上之疑當爲大王引之云上之非大字之譌之猶於也言於馬之目盼則謂之馬盼於馬之目大而不謂之馬大於牛之毛黃則謂之牛黃於牛之毛眾而不謂之牛眾也蘇云之馬猶言是馬盼覦也案說文目部云盼白黑分也眇一月小也

馬目不可以言盼顧校近是之當從蘇訓爲是前經說諸篇義多如此則爲之馬盼畢云爲當作謂之馬之目大而不謂之馬大莊子天下篇釋文引司馬彪云狗之目眇謂之眇狗之目大不曰大狗此乃一是一非即襲此文而易馬爲狗之牛之毛黃則謂之牛黃之牛之毛眾而不謂之牛眾一馬馬也二馬馬也馬四足者一馬而四足也非兩馬而四足也一馬馬也王引之云一馬馬也二馬馬也已見上文此一馬馬也四字蓋衍馬或白者畢云白舊作自以意改案顧校季本正作白二馬而或白也非一馬而或白此乃一是而一非者也

耕柱第四十六

子墨子怒耕柱子墨子弟子耕柱子曰我毋俞於人乎荀子榮辱篇楊注云俞讀爲愈淮南子說山訓高注云愈勝也畢云古愈字只作俞大平御覽引作愈予子墨子曰我將上大行大吳鈔本作太蘇云大讀爲太畢云高誘注呂氏春秋云大行

在河內野王縣北山在今河南懷慶府城北亦名羊腸坂
駕驥與羊
王云羊不可與馬並駕羊當爲牛太平御覽地部五引此已誤作羊藝文類聚地部及白帖五並引作牛
子將誰毆
畢云子舊作我據蓺文類聚太平御覽改說文云毆古文驅从支蓺文類聚引作驅
耕柱子曰將毆驥也子墨子曰何故毆驥也耕柱子曰驥足以責
畢云蓺文類聚引作以驥足責王云驥足以責本作以驥足責言所以毆驥各以驥之足責故也此正荅墨子何故毆驥之問今本倒以字於足字之下則非其旨矣類聚白帖御覽並作以驥足責蘇云言任毆策也
子墨子曰
畢云子墨二字舊脫據太平御覽增
我亦以子爲足以責
王云本作我亦以子爲足責此正荅耕柱子以驥足責之語今本足責作足以責亦誤類聚御覽無以字蘇云亦責備賢者之意
巫馬子謂子墨子曰
畢云蓺文類聚引謂作問蘇云巫馬子爲儒者也疑即孔子弟子巫馬期否則其後詒讓案史記孔子弟子傳云巫馬施少孔子三十餘歲計其年齒當長墨子五六十歲未必得相問答此或其子姓耳
鬼神孰與聖人明智
子墨子曰鬼神之明智於聖人猶聰耳明目
畢云蓺文類聚

禮器物部引作聰明耳目之與聾瞽也畢云蓺文類聚引皆作肖昔者夏后開畢云昔者蓺文類聚引作若後漢書注引云開治詒讓案治字不當有崔駰傳注蓋譔衍蘇云開即啟也漢人避諱而改之使蜚廉折金於山川畢云蓺文類聚後漢書注太平御覽玉海俱引蜚作飛蘇云此爲夏之蜚廉詒讓案初學記鱗介部文選七命注並作飛又畢本折改採云舊作折据文選注改山海經云其中多金或在山或在水諸書引多無川字非王云畢改非也折金者擿金也漢書趙廣漢傳其發姦擿伏如神師古曰擿謂動發之也管子地數篇曰上有丹砂者下有黃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鉛錫赤銅上有赭者下有鐵君謹封而祭之然則與折坂之遠矣彼言折取之此言折金其義一也說文曰硩上擿山巖空青珊瑚墮之從石折聲硩與折亦聲近而義同後漢書崔駰傳注蓺文類聚雜器物部初學記鱗介部太平御覽珍寶部九路史疏仡紀廣川書跋玉海器用部引此並作折金文選注作採金者後人不曉折字之義而妄改之非李善原文也又云山水中雖皆有金然此自言使蜚廉折金於山不兼川言之後漢書注文選注蓺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引此皆無川字則川字乃後人以意加之也案王說是也而陶鑄之於昆吾吳鈔本無之字畢云蓺文

類聚後漢書注文選注俱引作以鑄鼎於昆吾吾文選注作吳括地志云濮陽縣古昆吾國故城縣西三十里昆吾臺在縣西百步在顓帝城內周回五十步高二十丈卽昆吾虛也王云陶鑄之於昆吾本作鑄鼎於昆吾此後人不曉文義而改之也金可言鑄不可言陶上言折金故此言鑄鼎此言鑄鼎故下言鼎成若以陶鑄並言則與上下文皆不合矣後漢書注文選注蓺文類聚初學記並作鑄鼎太平御覽作鑄之路史作鑄陶玉海作陶鑄之則羅長源所見本已有陶字蓋唐宋間人改之也詒讓案呂氏春秋君守篇云昆吾作陶高注云昆吾顓頊之後吳回之孫陸終之子己姓也爲夏伯制作陶冶通典州郡篇云濮州濮陽縣卽昆吾之虛亦名帝丘案濮陽故城在今直隸大名府開州西南卽古昆吾國也夏啟使蜚廉就其地而鑄鼎故文選張協七命云銘德於昆吳之鼎吾吳字通濮陽古亦名帝丘呂氏春秋應言篇云市丘之鼎宋本蔡邕集薦邊文禮書作帝丘之鼎亦卽指夏鼎言之

是使翁難雉乙卜

於白若之龜

舊本無雉字今據玉海增白畢校改爲日云舊脫乙字又作白若之龜誤蓺文類聚引作使翁難乙灼日若之龜玉海引作使翁難雅乙卜於白若之龜當从日日若者周禮云北龜者日若爾雅釋魚云龜左睨不類右蜺不若賈公彥疏禮以爲睥睨是日若之說也若順也王云舊本爲作白苦

之兔畢據蓺文類聚故爲目若之龜引爾雅以馬目
若之諮殊屬附會今考前學記路史廣川書跋玉海
並引作白若之龜白字正與今本同宋鼓輒改詁讓
案白若道藏本作目苦吳之龜季本作白若初學記
引亦作使翁雖乙約白若鈔鼎汇滄集鋼剔讀教云
昔夏后氏使九牧貢金鑄九鼎於刪山之下於昆吾
氏之墉白若廿攙之地虞務鼎錄文略同似皆本此
書亦作白若而以爲地名疑誤但此文舊本𧦝挽難
通審校文義常以玉海所引校長翁常作森說文口
部嗇籀文作森經典或段爲節字漢書白官公鄭表
森作朕虞是也森與翁形近葬下篇哭泣不秩聲
嗇嗇亦誤作翁足其證難當爲蕲備篇劉以金爲
蕲蕲今本亦𧦝難又經說上篇指穴蕲並作雞
皆形近𧦝易蕲與浙音義同詳經下蕲雉猶言蕲
雅郎謂殺雉也史記龜筴傳說宋元王得神龜云乃
刑白雉及與雖乍以血灌龜於壇中火蓋以雉羊之
血譽竈也乙常作已已與以同言啟伯僉殺雉以
譽竈訶卜也玉海所引雉字尚未𧦝使本又攙字
遂以翁難乙爲人姓名眞郢書燕說今可究詰又
博物志云昔夏敢筆徙九鼎啟果之假郎此事而
傳闆 畢本曰上增龜字云待脫字根王海增王
小異曰云曰者翁難乙既卜而言其古也下文乙又
言兆之由曰郎其證白鼎成四足而方以下六句皆
是占詞畢依玉海於円上加龜字非也龜円二字義

不可過藝文類聚作使翁難乙灼曰若之龜成曰則曰上本無龜字明矣案王校是也但此下文六句似是敢使益命龜之辭致辭終曰上賚明將鑄鼎以其祭言也下又言兆之錄乃是占詞王以下六句並爲占詞恐非

鼎成三足而方

王云三足本作四足此後人習聞鼎三足之說而不知古鼎有四足者遂以意改之也藝文類聚廣川書跋玉海引此皆作四足博古圖所載商周鼎四足者甚多未必皆屬無稽廣川書跋曰祕閣二方鼎其一受大府之量一秘七斗又一爰量指二斗三升四足承其下形方如矩漢人謂鼎三足以象三德又謂禹之鼎三足以有承也者昭以左氏說皆之二方鼎乃詔其上則方其下則圓方其時古鼎存者盡發其在山澤舉纍者末出故不得其形制引墨子鼎成四足而方以爲古鼎四足之諺王引之云左傳皆之二方鼎服度曰鼎三足者圓四足者方則漢人說方鼎固有知其形制者案二王說是也此書多古字舊本蓋作三足故譌爲三後文楚四覔之用四今本亦譌三可證銅劍讚亦譌作三足

不炊而自烹

畢云此亯字俗寫玉海引作亨藝文類聚引作不灼自成詒讓案說文火部云炊爨也銅劍讚及鼎錄並云不炊而自沸論衡儒增篇云世俗傳周鼎不爨自沸不投物物自出漢時俗語蓋出於此

不舉而自滅

畢云玉海引作藏詒讓案銅劍讚作不昇而自

藏鼎錄亦作藏檔瑞引墨子曰神鼎不灼自熟不爨
自沸不汲自滿五味生焉疑卽此異文炊灼熟烹舉
爨字形
竝相近
不遷而自行
畢云太平御覽引作捲說文云
栖占文遷从手爾則捲實古揷
字後加爲攘耳今書又作遂皆傳寫者
以少見改之又蓺文類聚引俱無而字
以祭於昆吾
之虛
舊本作墉今據吳鈔本正畢云世虛宇俗寫括
地志云昆吾故城在濮陽縣西三十里詁議案
此卽漢書郊祀志說九
鼎嘗豫亨上帝鬼神也
上鄉
畢云疑
同尙饗
乙又言兆之由
畢云舊脫乙字又字作人据蘇文類聚玉海改蘇文
類聚由作錄無兆之二字王海亦作錄詁譲案乙當
作已出錄通吉已卜又言其兆占也
左傳閔二年杜注云錄卦兆之占辭
曰饗矣
上文命
竈云上
饗此兆從之
故云饗矣
逢逢白雲
逢逢通毛詩小雅釆菽傳云
蓬蓬盛貌莊子秋水篇云蓬
蓬然起
於北海
一南一北一西一東
王云蘇文類聚同大平
御覽路史王海竝作一
東一西王引之云作一東一西者是一東一西當在
一南一北之上雲與西爲韻西古讀若駛駛征夫之
駛說見六書音均表北與國爲韻大雅文王有聲篇
鏑京辟應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靡與東爲
韻北興服爲韻是其例也而諸書所
引一南一北句皆在上則其誤久矣
九鼎旣成遷於

三國銅劒讀作定之國都疑誤畢云北國爲韻藝文類聚引作而遷三國夏后氏失之
殷人受之殷人失之周人受之此即夏鼎也漢書郊祀志云禹收九牧之
金鑄九鼎象九洲皆嘗鬺亨上帝鬼神其空足曰鬲以象三德饗承天祇夏德衰鼎遷于殷殷德衰鼎遷
于周此以禹爲啟蓋傳聞之異夏后殷周之相受也數百歲矣使聖
人聚其良臣與其桀相而謀桀傑通詳非命中篇謀舊本誤諫王引之云諫
字與上下文義不合諫當爲謀字之誤也管子立政九敗解諫臣从而詔臣尊今本諫作謀與此文互誤
淮南主術篇耳能聽而執正進諫高注諫或爲謀言雖聖人與良臣桀相其謀必不能知數百歲之後也
案王校是也蘇說同今據正豈能智數百歲之後哉畢云智一本作知下同蓺
文類聚引云此知必千年無聖之智豈能知哉而鬼神智之是故曰鬼神之
明智於聖人也猶聰耳明目之與聾瞽也與吳鈔本作於
治徒娛縣子碩問於子墨子曰二人蓋並墨子弟子呂氏春秋尊師篇云高何
縣子石齊國之暴者也指於鄉曲學於子墨子即此縣子碩也蘇疑即檀弓縣子瑣未塙爲義孰

爲大務子墨子曰譬若築牆然譬吳鈔本作辟能築者築能實壤者實壤能欣者欣畢云說文云掀舉出也與欣同王引之云舉出之事與築牆無涉欣當讀爲睎說文曰睎望也呂氏春秋不屈篇曰今之城者或操大築乎城上或負畚而赴乎城下或操表掇以善睎望此云能築者築即彼所云操大築乎城上也能實壤者實壤即彼所云負畚而赴乎城下也能欣者欣欣與睎同即彼所云操表掇以善睎望也睎字從希得聲古音在脂部欣字從斤得聲古音在諄部諄部之字多與脂部相通故從斤之字亦與從希之字相通說文曰昕從日斤聲讀若希左傳曹公子欣時漢書古今人表作稀時是其證也然後牆成也爲義猶是也能談辯者談辯能說書者說書能從事者從事然後義事成也巫馬子謂子墨子曰子兼愛天下未云利也我不愛天下未云賊也俞云廣雅釋詁云有也此兩云字均當訓有功皆未至子何獨自是而非我哉子墨子曰今有燎者於此畢云說文云燎放火也舊於此二字倒一本如此案顧校季本亦作於此一人奉水將

灌之一人摻火將益之（畢云摻卽操字異文唐人別有音非也）功皆未至子何貴於二人巫馬子曰我是彼奉水者之意（意舊本作義今據道藏本吳鈔本正）而非夫摻火者之意子墨子曰（畢云舊脫墨子二字以意增）吾亦是吾意而非子之意也子墨子游荊耕柱子於楚（畢云游謂游揚其名而使之仕王云耕柱子上不當有荊字耕荊聲相近則荊蓋耕字之誤而衍者魯問篇曰子墨子游公尚過於越蘇云篇首但言耕柱子此多一荊字疑衍文）二三子過之食之三升（三升蓋謂每食之數雜守篇云參食食參升小半日再食說苑尊賢篇田需謂宗衛曰三升之稷不足於士開若豫謂古量五當今一則止今之大半升耳莊子天下篇說宋鈃尹文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飢不忘天下此復少於彼明其更不飽矣）客之不厚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耕柱子處楚無益矣二三子過之食之三升客之不厚子墨子曰未可智也（畢云智一本作知下同）毋幾何而遺十金於子墨子曰

吳鈔本無於字孟子公孫丑篇趙注云古者以一鎰爲一金鎰二十兩也史記燕世家正義引臣瓚云秦以一鎰爲一金公羊隱五年何注云古者以金重一斤文選王命論李注引韋昭云一斤爲一金二說不同未知孰是畢云十金當爲千金之誤俞云戰國齊策乃使操十金注二十兩爲一金然則十金爲二白兩矣墨氏崇儉其徒以十金餽遺不爲不豐畢率意增益厚誣古人殊爲無謂後生不敢死後生郎弟子之稱非儒下篇云弟子後生畢云稱不敢死者猶古人書疏稱死罪常文有十金於此願夫子之用也子墨子曰果未可智也巫馬子謂子墨子曰子之爲義也王云舊本脫曰子二字今以意補人不見而耶鬼而不見而富王引之云耶字義不可通蓋服之壞字也富讀爲福福富古字通而汝也人不見而服者未見人之服汝也鬼不見而富者未見鬼之福汝也故下文曰而子爲之有狂疾也服與福爲韻蘇云耶當作取案王讀富爲福是也耶疑助之譌王蘇校竝未塙而子爲之有狂疾子墨子曰今使子有二臣於此畢云謂家臣其一人者見子從事不見子則不從事其一人者見子亦

從事不見子亦從事子誰貴於此二人巫馬子曰我貴其見我亦從事不見我亦從事者子墨子曰然則是子亦貴有狂疾也子夏之徒問於子墨子曰（史記索隱引別錄云今按墨子書有文子文子卽子夏之弟子問於墨子如此則墨子在七十子之後也案今本無文子或在佚篇中）君子有鬭乎子墨子曰君子無鬭子夏之徒曰狗豨猶有鬭（豨道藏本吳鈔本作豨下同說文豕部云豨豕走豨豨也方言云豬南處謂之豨）惡有士而無鬭矣子墨子曰傷矣哉言則稱於湯文行則譬於狗豨傷矣哉巫馬子謂子墨子曰舍今之人而譽先王（畢云先舊作夫一本如此下同）是譽槁骨也譬若匠人然智槁木也（畢云智知同）而不智生木子墨子曰天下之所以生者以先王之道教也今譽先王是譽天下之所以生也可譽而不譽非仁也（畢云舊脫非字一本有）

子墨子曰和氏之璧

韓非子和氏篇云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獻之厲王使玉人相之曰石也王以和為誑而刖其左足及厲王薨武王即位和又奉其璞而獻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為誑而刖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即位和乃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之下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寶焉遂命曰和氏之璧案淮南子覽冥訓高注以和氏所獻者為楚武王文王成王與韓子不同未知孰是

隋侯之珠

淮南子覽冥訓高注云隋侯漢東之國姬姓諸侯也隋侯見大蛇傷斷以藥傅之後蛇於江中銜大珠以報之因曰隋侯之珠蓋明月珠也畢云文選李斯上秦始皇書注引隋作隨

三棘六異

史記楚世家云居三代之傳器吞三翮六翼以高世主索隱云翮亦作融三翮六翼亦謂九鼎空足曰翮六翼即六耳翼近耳旁宋翔鳳云棘同翮異同翼亦謂九鼎也爾雅釋器附耳外謂之釴翼釴字通釋器又云款足者謂之鬲即融也漢書郊祀志鑄九鼎其空足曰鬲以象三德蘇林曰足中空不實者名曰鬲也

此諸侯之所謂良寶也

畢云埶文類聚引云申徒狄曰周之靈珠出於土石楚之明月出於蚌蜃太平御覽引云周公見申徒狄曰賊人強氣則罰至申徒狄曰周之靈珠出於土石楚之明月出於蚌蜃五象出於漢澤和氏之璧夜光之珠三棘六異此諸侯之

良寶也又一引云申徒狄謂周公曰賤人何可薄邪周之靈珪出於上石隋之明月出於蚌蜃少豪大豪出於污澤天下諸侯皆以爲寶狄今請退也文各不周當是此和氏之璧上脫文案周公申徒狄語當在侯篇與此文不相家也詳佚文可以富國家眾人民治刑政安社稷乎曰不可所謂貴良寶者爲其可以利也而和氏之璧隋侯之珠三棘六異不可以利人是非天下之良寶也今用義爲政於國家人民必眾刑政必治社稷必安所爲貴良寶者可以利民也而義可以利人故曰義天下之良寶也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論語述而集解孔安國云葉公名諸梁楚大夫食采於葉僭稱公左定五年傳葉公諸梁杜注云司馬沈尹戌之子葉公子高也莊子人間世釋文云字子高曰善爲政者若之何仲尼對曰善爲政者遠者近之而舊者新之言待故舊如新無厭怠也畢云論語作近者說遠者來詒讓案韓非子難三篇亦云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悅近而來遠子貢問曰何

也仲尼曰葉都大而國小民有背心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子墨子聞之曰葉公子高未得其問也仲尼亦未得其所以對也葉公子高豈不知善爲政者之遠者近也畢云也當爲之而舊者新是哉畢云一本無是字蘇云是當作之問所以爲之若之何也不以人之所不智告人畢云智一本作知以所智告之畢云舊以所二字倒一本如此故葉公子高未得其問也仲尼亦未得其所以對也子墨子謂魯陽文君畢云文選注云賈逵國語注曰魯陽文子楚平王之孫司馬子期之子魯陽公卽此人其地在魯山之陽地理志云南陽魯陽有魯山師古曰卽淮南所云魯陽公與韓戰日反三舍者也蘇云魯陽文君卽魯陽文子也國語楚語曰惠王以梁與魯陽文子文子辭與之魯陽是文子當楚惠王時與墨子時世相值詒讓案楚語韋注說與賈同文君卽左哀十九年傳之公孫寬又十六年傳云使寬爲司馬淮南子覽冥訓高注云魯陽楚之縣公楚平王之孫司馬子期之子今南陽魯陽是也曰大國之攻小國譬猶童子之爲馬也畢本

無也云一本有也字文選注云幽求子曰年五歲閒有埳中之樂七歲有竹馬之歡案道藏本季本吳鈔本竝有也字今據補童子之為馬足用而勞畢云言自勞其足謂竹馬也案此直言童子戲效爲馬耳不必竹馬畢說殊非今大國之攻小國也攻者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守為事攻人者亦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攻為事故大國之攻小國也譬猶童子之為馬也子墨子曰言足以復行者常之不足以舉行者勿常畢云舊脫不字一本有不足以舉行而常之是蕩口也貴義篇亦有此章而文小異蕩口此篇亦兩見蓋謂不可行而空言是徒敝其口也經下篇云脣盡蕩也即消磨敝盡之義子墨子使管黔滶畢云疑敖字蘇云敖與游字形相近當誤衍案畢說是也說文水部有滶字从水敖聲此借為敖檀弓有齊人黔敖此墨子弟子與彼名同游高石子於衛魯問篇有高孫子呂氏春秋尊師篇有墨子弟子高何未知即高石子否衛君致祿甚厚設之於卿畢云舊作鄉一本如此下同案顧校季本作卿

荀子臣道篇楊注云設謂置於列位高石子三朝必盡言而言無行者去而之齊見子墨子曰衛君以夫子之故舊本挩衛字今據道藏本季本吳鈔本補致祿甚厚設我於卿石三朝必盡言而言無行是以去之也衛君無乃以石為狂乎無吳鈔本作毋子墨子曰去之苟道受狂何傷古者周公旦非關叔畢云關即管字假音一本改作管非是左傳云掌其北門之管即關也辭三公東處於商蓋畢云商盇即商奄尚書金縢云周公居東二年王云商蓋當為商奄盇字古與盇通盇奄草書相似故奄譌作盇又譌作蓋韓子說林篇周公旦已勝殷將攻商奄今本奄作蓋誤與此同昭二十七年左傳吳公子掩餘史記吳世家刺客傳並作盇餘亦其類也顧蘇說同案王說是也左昭九年傳云蒲姑商奄吾東上也孔疏引服虔云商奄魯也又定四年傳云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墟說文邑部奄作䣍云周公所誅䣍國在魯史記周本紀索隱引括地志云兗州曲阜縣奄里即奄陵之地又引鄭康成云奄國在淮夷之北是商奄即奄單言之曰奄絫言之則曰商奄此謂周公居東蓋東征滅奄即居其

地亦卽邑也蔡邕琴操云有諸公於王者周公奔魯而死案蔡說與此書合但謂公死於魯則妄耳詩豳風破斧云周公東征四國是皇毛傳云四國管蔡商奄也彼商謂殷與奄爲二國並左傳墨子之商奄也人皆謂之狂後世稱其德揚其名至今不息且翟聞之爲義非避毀就譽畢云舊二字倒一本如此案顧校季本不倒去之苟道畢云舊二字倒一本如此案季本亦不倒受狂何傷高石子曰石去之焉敢不道也昔者夫子有言曰天下無道仁士不處厚焉今衛君無道而貪其祿爵則是我爲苟陷人長也畢云陷一本作處詒讓案苟陷人長疑當作苟啗人食啗陷聲同食長形近故誤說文口部云啗食也依或本則當爲苟處人厚與上文相應然義較短子墨子說而召子禽子曰卽禽滑釐見公輸篇姑聽此乎夫倍義而鄉祿者說文人部云倍反也蘇云倍背同鄉向同我常聞之矣倍祿而鄉義者於高石子焉見之也子墨子曰世俗之君子貧而謂之富則怒無

墨十一

三

義而謂之有義則喜豈不悖哉公孟子曰先人有則
三而已矣子墨子曰孰先人而曰有則三而已矣子
未智人之先有蘇云此節文有錯誤後生有反子墨子而反者
荀子解蔽篇楊注云反倍也下反當為返之段字廣雅釋詁云反歸也者下當有用字蓋門人有倍墨子
而歸者其言如是我豈有罪哉吾反後言彼有先反者吾雖反倘在其後子
墨子曰是猶三軍北句失後之人求賞也謂戰敗失道而後歸
不得與殿者同賞公孟子曰君子不作術而已畢云術同述詒讓案此即
非儒篇所云君子循而不作也子墨子曰不然人之其不君子者蘇云
其當為甚字之誤下言文不君子可證古之善者不誅畢云誅疑當為述術誅遂疑皆
聲誤下同俞云誅當為訹字之誤也上文君子不作術而已此云古之善者不訹術與訹並述之段字其
字並從术聲故得相段借也若作誅則與述聲絕遠矣案俞說是也今也善者不作蘇云
今也當為今世案也即之之譌蘇校未諦其次不君子者古之善者不遂

畢云疑當爲述月令以遂爲術已有善則作之欲善之自己出也今誅而不作是無所異於不好遂而作者矣吾以爲古之善者則誅之今之善者則作之欲善之益多也畢云意言古之善者多故但述而行之今之善者少故須作作者欲善之多無異於述也蘇云此言述作不可偏廢皆務爲其善而已述主乎因故以古言作主乎剏故以今言述而又作則善益多矣畢注似未得本意案蘇說是也

巫馬子謂子墨子曰巫馬子見前蓋巫馬期之子姓史記孔子弟子傳巫馬施字子旗集解引鄭康成孔子弟子目錄云魯人故下云愛魯人於鄒人家語弟子解作陳人非也我與子異畢云子舊作之一本如此我不能兼愛我愛鄒人於越人愛魯人於鄒人愛我鄉人於魯人愛我家人於鄉人愛我親於我家人愛我身於吾親以爲近我也擊我則疾擊彼則不疾於我疾猶痛也說文手部云擊攴也疒部疾痛並訓病也我何故疾者之不拂而不疾者之拂說文手部云拂過擊也畢

云舊不疾二字倒一本如此故有我有殺彼以我無殺我以利蘇云二句當有脫誤以下文語意攷之當言有殺彼以利我無殺我以利彼也有我二字疑衍俞云此當作故我有殺彼以利我無殺我以利彼子墨子曰子之義將匿邪意將以告人乎巫馬子曰我何故匿我義畢云一本作意幷吾將以告人子墨子曰然則一人說子請說其義而從之一人欲殺子以利己十人說子十人欲殺子以利己天下說子天下欲殺子以利己一人不說子一人欲殺子以子爲施不祥言者也十人不說子十人欲殺子以子爲施不祥言者也天下不說子天下欲殺子以子爲施不祥言者也說子亦欲殺子不說子亦欲殺子是所謂經者口也殺常之身者也常疑當作子下亦有挩誤此子墨子曰子之言惡利也言惡所利若無所利而不言是蕩口也

不言疑當作必言蕩口義見前子墨子謂魯陽文君曰今有一人於
此羊牛犓豢犓吳鈔本作犓道藏本同畢云此豢字俗寫太平御覽引作芻豢維人
但割而和之畢云維人當爲饔人之誤但割卽袒割說文云但裼也从人旦聲經典用但爲
第字之義而忘其本詒讓案雍維形近而誤儀禮公食大夫禮少牢饋食禮並有雍人雍雝之隸變卽饔
之省食之不可勝食也道藏本無不可二字有食之二字吳鈔本同畢本增不可二字
無食之二字云舊脫不可二字据太平御覽增案以文義校之食之不可四字當並有今據增見人
之作餅畢云作舊作生皆据改案生字似不誤說文食部云餅麪餈也則還然竊之
還疑睘之借字說文目部云睘驚視也曰舍余食畢云言捨以爲余食蘇云舍余食者言舍
其犓豢羊牛之食而從事於竊也案二說並非舍予之叚字古賜予字或作舍詳非攻中篇舍余食猶言
與我食也不知日月安不足乎畢云或當云明不足乎戴云安字語詞無實義詒讓
案日月疑耳目之誤言其見物而貪也其有竊疾乎魯陽文君曰有竊
疾也子墨子曰楚四竟之田畢云四竟二字舊作曠意據太平御覽改

蕪而不可勝辟

畢云太平御覽引云楚四境之田蕪曠不可勝闢魯陽楚縣故云然也

訏靈數千

畢云說文云訏召也顧云靈合也戴云靈合之段字案依畢顧黃說則數千爲訏合之人數與上下文義故不貫殆非也此訏靈當爲呼虛凡經典詩召字多段呼爲之二字互通周禮大小鄭注漢書高帝紀應劭注竝云與呼文選蜀都賦李注引鄭康成易注云坼呼說文土部云埻埻也呼即埻之段字埻本訓埻引申爲埻隙呼虛謂閒隙虛曠之地此與上文竝即公輸篇荊國有餘於地而不足於民之意非攻中篇云今萬乘之國虛數於千不勝而入廣衍數於萬不勝而辟與此文義正同虛靈俗書形近而誤詳天志下篇

不可勝

畢云下當脫用字詒讓案據非攻篇當挩入字

見宋鄭之閒邑

閒邑言空邑與王制閒田義同

則還然竊之此與彼異乎魯陽文君曰是猶彼也實有竊疾也子墨子曰季孫紹與孟伯常治魯國之政

蘇云季孫紹與孟伯常不見於春秋當爲季康子孟武伯之後與墨子同時者也詒讓案禮記檀弓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鄭注云昭子康子之曾孫名強敬子武伯之子名捷此季孫紹孟伯常當即昭子敬子之子若孫也

不能相信而祝於

蘐社蘐舊本譌禁下同王云禁社乃蘐社之誤蘐與叢同爾雅釋木叢木釋文曰叢本或作叢漢書東方朔傳蘐珍怪師古曰蘐古叢字案王校是也洪說同今據正叢社詳明鬼下篇曰苟使我和王引之云苟猶尚也是猶弇其目畢云說文云弇蓋也而視於蘐社也兪云也當作曰其下句即視詞也上文而視於蘐社曰苟使我和是其證苟使我皆視豈不繆哉子墨子謂駱滑氂吳鈔本作釐下仍作氂案此與禽子同名曰吾聞子好勇駱滑氂曰然我聞其鄉有勇士焉吾必從而殺之子墨子曰天下莫不欲與其所好度其所惡畢云度讀渡去也王引之云畢說非也與當為興度當為廢字之誤也廢度之草書相似故廢譌作度史記曆書名察廢驗今本廢字亦譌作度興與廢好與惡皆對文今子聞其鄉有勇士焉必從而殺之是非好勇也是惡勇也

永嘉王景羲校 校語續出

墨子閒詁卷十二

瑞安孫詒讓

貴義第四十七

子墨子曰萬事莫貴於義今謂人曰予子冠履而斷子之手足子爲之乎必不爲何故則冠履不若手足之貴也又曰予子天下而殺子之身子爲之乎必不爲何故則天下不若身之貴也王云何故則本作何故則後人以則字下屬爲句故於何下加故字耳何則與何也同義辭過篇曰何則其所道之然也尚賢篇曰何則皆以明小物而不明大物也荀子宥坐篇曰何則陵遲故也秦策曰臣恐韓魏之卑辭慮患而實欺大國也此何也史記春申君傳作何則是其證太平御覽人事部十一六十二資產部二引此並作何則無故字案故字似非衍文御覽所引或有刪節王校本塙爭一言以相殺是貴義於其身也貴義疑當作義貴畢云太平御覽引作義貴於身故曰萬事莫貴於義也

淮南子泰族訓云天下大利也比之身則小身之重也比之義則輕義本此子墨子自魯
即齊毛詩鄭風東門之墠傳云即就也言由魯至齊畢云二字舊倒以意改過故人畢云
太平御覽引作之齊遇故人謂子墨子曰畢云四字太平御覽引作故人今天下
莫爲義子獨自苦而爲義子不若已子墨子曰今有
人於此有子十人一人耕而九人處則耕者不可以
不益急矣何故則食者衆而耕者寡也王校亦劉故字今天
下莫爲義則子如勸我者也畢云太平御覽人事部六十二資產部二引作
子宜勸又作子宜勸我王云此不解如字之義而以意改之也如猶宜也言子宜勸我爲義也如字古或
訓爲空何故止我畢云太平御覽故作以子墨子南游於楚見楚
獻惠王畢云檢史記楚無獻惠王也藝文類聚引作惠王是又案文選注引本書云墨子獻書惠
王王受而讀之曰良書也恐是此間脫文蘇云獻惠王鄒楚惠王也蓋當時已有兩字之譌詒讓案此文
挽佚甚多余知古渚宮舊事二云墨子至郢獻書惠王王受而讀之曰良書也是寡人雖不得天下而樂

養賢人請過進曰百種以待官舍人不足須天下之
賢君墨子辭曰翟聞賢人進道不行不受其賞義不
聽不處其朝今書未用請遂行矣將辭王而歸王使
穆賀以老辭魯陽文君言於王曰墨子北方賢聖人
君王不見又不為禮毋乃失士乃使文君追墨子以
書社五里封之不受而去此與文選注所引合必是
此篇佚文但余氏書不明著出墨子文亦多刪節譌舛
今未敢據增余書獻惠王亦止作惠王疑故書本作
獻書惠王傳寫挩書存獻校
者又更易上下文以就之耳
獻惠王以老辭
蘇云楚
惠王以
周敬王三十二年立卒於考王九年始癸丑終庚寅
凡五十七年墨子之游蓋當其暮年故以老辭詒讓
案渚宮舊事注云時惠王在位已五十年矣余說疑
本墨子舊注然則此事在周考王二年晉悼公之二
十九
年也
使穆賀見子墨子子墨子說穆賀穆賀大說謂
子墨子曰子之言則成善矣
畢本成改誠云舊作成
据藝文類聚改一本同
案顧校季本亦作誠王云
古或以成為誠不煩改字
而君王天下之大王也毋
乃曰賤人之所為而不用乎
畢云藝文類聚
引作用子又節
子墨子
曰唯其可行譬若藥然
畢云藝文類
聚引作藥
草之本
吳鈔本
本作木

下同蘇云草本上當脫一字之天子食之以順其疾畢云藝文類聚引順作療豈曰一草之本而不食哉畢云藝文類聚引食作用今農夫入其稅於大人大人為酒醴粢盛畢云粢當為齍說文云黍稷在器以祀者盛解同俱从皿亦見周禮也前文皆同此義以祭上帝鬼神豈曰賤人之所為而不享哉故雖賤人也上比之農下比之藥曾不若一草之本乎凡主君亦嘗聞湯之說乎主君謂穆賀也戰國策史記載蘇秦說六國君齊楚魏韓燕諸王皆稱秦為主君索隱云蕩卿大夫稱主今嘉蘇子合從諸侯襄而美之故稱曰主君案左傳昭二十九年齊高張唁魯昭公稱主君杜注云比公於大夫然此小司馬所本後魯問篇墨子稱魯君魯君亦曰主君戰國策秦策樂羊對魏文侯魏策魯君對梁惠王亦范稱主君則戰國時主君之稱蓋逼於上下小司馬據春秋時制謂唯大夫稱主非也昔者湯將往見伊尹令彭氏之子御彭氏之子半道而問曰君將何之湯曰將往見伊尹彭氏之子曰伊尹天下之賤人也

尙賢中篇云伊摯有莘氏女之私臣親爲庖人故曰天下之賤人若君欲見之吳鈔本若君作君若亦令召問焉彼受賜矣湯曰非女所知也吳鈔本女作汝今有藥此蘇云藥下當脫於字食之則耳加聰目加明則吾必說而強食之今夫伊尹之於我國也譬之良醫善藥也而子不欲我見伊尹是子不欲吾善也因下彭氏之子不使御彼苟然然後可也盧云此下疑有脫文詒讓案此七字與上文亦不相應上下文並有挩佚子墨子曰凡言凡動利於天鬼百姓者爲之凡言凡動害於天鬼百姓者舍之凡言凡動合於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爲之凡言凡動合於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者舍之子墨子曰言足以遷行者常之不足以遷行者勿常不足以遷行而常之舊本挩下不足二字王據上句補與耕柱篇合今從之是蕩口也蘇云耕柱篇亦有此

文上遷字作復下二遷字作舉子墨子曰必去六辟辟僻借字之嘿則思
畢云默字俗寫从口言則誨動則事使三者代御舊本作使者三代御畢云
此言三世爲人御必能抑然自下若去其喜怒樂悲愛而有聖人之用心也俞云使者三代御當作使三
者代御三者卽嘿言動三事也御用也荀子禮論篇時舉而代御楊注曰御進用也此云代御義與彼同
言更迭用此三者則必爲聖人也因三者二字傳寫誤倒畢遂曲爲之說謬矣案俞說是也今據正必
爲聖人必去喜去怒去樂去悲去愛而用仁義俞云去愛
下當有去惡二字傳寫脫之喜怒樂悲愛惡其六者皆宜去之卽上文所謂去六辟也手足口
鼻耳疑挩一目字從事於義必爲聖人子墨子謂二三子
曰爲義而不能必無排其道言於道不能無出入莊子大宗師篇郭注云排
者推移之謂也譬若匠人之斲而不能無排其繩畢云排猶背子
墨子曰世之君子使之爲一犬一彘之宰宰卽膳宰也見儀禮
燕禮禮記文王世子玉藻舊本挩一犬二字王據羣書治要補云魯問篇亦云籍一犬一彘不能

則辭之使爲一國之相不能而爲之豈不悖哉子墨子曰今瞽曰鉅者白也俞云鉅無白義字當作豈豈者皚之段字廣雅釋器皚白也皚省作豈又誤作巨因爲鉅矣呂氏春秋有始覽南方曰巨風李善注文選引作凱風蓋亦省凱爲豈豈而誤爲巨也可以爲證黔者黑也吳鈔本黑作墨非畢云說文云黔黎也秦謂民爲黔首謂黑色也雖明目者無以易之兼白黑使瞽取焉不能知也淮南子主術訓云問瞽師曰白素何如曰縞然曰黑何若曰黮然援白黑而示之則不處焉與此語意同故我曰瞽不知白黑者知吳鈔本作能以上文校之疑當作不能知今本及吳本並挩一字耳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今天下之君子之名仁也雖禹湯無以易之兼仁與不仁而使天下之君子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天下之君子不知仁者非以其名也亦以其取也子墨子曰今士之用身不若商人之用一布之慎也周禮泉府鄭注云布泉也其藏曰泉其行曰布商

人用一布布下布字當作市言用一布市物也不敢繼苟而讎焉繼苟義不可通疑當作謑訽訽即謑詬之或體也說文言部云詬謑詬恥也或作訽从句謑或从奊作䜪楚辭九思云違羣小兮謑訽王注云謑訽恥辱垢陋之言也荀子非十二子篇云無廉恥而忍謑訽楊注云謑詬詈辱也字本作謑訽漢書賈誼傳云頑鈍亡恥奊詬亡節顏注云奊詬謂無志分也呂氏春秋誣徒篇云草木雞狗鳥獸不可譙詬遇之譙詬遇之則亦譙詬報人譙詬亦謑詬之譌蓋謑詬本訓恥因以為恥詈人之語又引申之人之蒙恥辱無決擇亦謂之謑詬此以市布為喻亦言不敢輕易無決擇而讎物也畢云讎即售字正文必擇良者今士之用身則不然意之所欲則為之厚者入刑罰薄者被毀醜則士之用身不若商人之用一布之慎也子墨子曰世之君子欲其義之成吳鈔本義作治而助之修其身則慍是猶欲其牆之成而人助之築則慍也豈不悖哉子墨子曰古之聖王欲傳其道於後世是故書之竹帛鏤之金石傳遺後

世子孫欲後世子孫法之也今聞先王之遺而不爲

是廢先王之傳也王云遺字義不可通遺當爲道此涉上文傳遺而誤也上文曰古之聖王欲傳其道於後世故此文曰今聞先王之道而不爲是廢先王之傳也

子墨子南遊使衞遊吳鈔本作游畢云北堂書抄作使於衞關中載書甚多畢云關中猶云扃中關扃音相近案畢說是也文選張衡西京賦旗不脫扃薛綜注云扃關也左傳宣十二年孔疏引服虔云扃橫木枝輪關蓋古乘車箱輢閒以木爲關中可庋物謂之扃亦謂之關故墨子於關中藏書矣弦

唐子見而怪之廣韻一先云弦又姓風俗通云弦子後左傳鄭有商人弦高曰吾

夫子教公尚過曰公尚過呂氏春秋高義篇作公上過高注云公上過墨子弟子也案王符潛夫論志氏姓篇衞公族有公上氏廣韻一東云衞大夫有公上王尚上字通過疑亦衞人揣

曲直而已說文手部云揣量也今夫子載書甚多何有也子墨

子曰昔者周公旦朝讀書百篇畢本無書字云本多作讀書百篇繹史同藝文類聚引無書字北堂書抄凡三引兩引無一引有無者是也案道藏本吳鈔本並有書字今不據刪

夕見漆十士畢云漆七字假音今俗作柒藝文類聚引作七詒讓案唐岱嶽觀碑五經文字石本七字並作漆故周公旦佐相天子其脩至於今吳鈔本脩作修翟上無君上之事下無耕農之難吾安敢廢此畢云北堂書鈔引云相天下猶加此況吾無事何敢廢乎翟聞之同歸之物信有誤者易繫辭云天下同歸而殊塗孔疏云言天下萬事終則同歸於一蓋謂理雖同歸而言不能無誤然而民聽不鈞吳鈔本作均畢云均字假音是以書多也今若過之心者數逆於精微周禮鄉師鄭注云逆猶鈎考也同歸之物既已知其要矣是以不教以書也而子何怪焉畢云言苟得其精微則無用以書爲教子墨子謂公良桓子曰蘇云公良桓子蓋衛大夫詒讓案史記孔子弟子列傳有公良孺陳人則陳亦有此姓衛小國也處於齊晉之閒猶貧家之處於富家之閒也貧家而學富家之衣食多用則速亡必矣今簡子之家廣雅釋言云簡閱也飾車數百乘

馬食菽粟者數百匹婦人衣文繡者數百人吾取飾
車食馬之費與繡衣之財以畜士俞云吾當爲若字之誤也必千
人有餘若有患難則使百人處於前數百於後畢云數百
下當脫人處二字上云百人亦當爲數百人上文曰千人有餘故此分言之曰數百人處於前數百人處
於後今作百人與上下文不合則與婦人數百人處前後孰安吾以
爲不若畜士之安也子墨子仕人於衛畢云舊脫人字一本有詒
讓案荀子富國篇楊注引作子墨子弟子仕於衛則疑仕於衛上挩弟子二字所仕者至而
反子墨子曰何故反對曰與我言而不當畢云後作審詒讓案
荀子注引亦作當疑審字近是曰待女以千盆女吳鈔本作汝盆畢本改溢云舊作盆誤
古無鎰字只作盆或作溢漢書食貨志云黃金以溢爲名注孟康曰二十兩爲溢也賈逵國語注云二十
四兩王云古鎰字皆作溢無作盆者此言千盆五百盆皆謂粟非謂金也荀子富國篇今是土之生五穀
也人善治之則畝數盆楊倞曰蓋當時以盆爲量引考工記曰盆實二鬴又引墨子曰待女以千盆授我

（五百盆則盆非盆之謂也富國篇又云瓜桃棗李一本數以盆鼓鼓亦量名）授我五百盆（盆畢本亦改盆非下同）故去之也子墨子曰授子過千盆則子去之乎對曰不去子墨子曰然則非為其不審也為其寡也子墨子曰世俗之君子視義士不若負粟者今有人於此負粟息於路側欲起而不能君子見之無長少貴賤必起之何故也（王云故字亦後人所加御覽人事部六十二引無故字）曰義也今為義之君子（畢云之舊作也據太平御覽改）奉承先王之道以語之縱不說而行（說吳鈔本作悅）又從而非毀之則是世俗之君子之視義士也不若視負粟者也（道藏本也作之畢云一本脫此字）子墨子曰商人之四方市賈信徙（畢云當為倍徙下同案畢校是也徙蓰字通）雖有關梁之難盜賊之危必為之今士坐而言義無關梁之難盜賊之危此為信徙

不可勝計然而不爲則士之計利財畢云則舊作財一本如此不若商人之察也子墨子北之齊遇日者史記日者傳集解云古人占候卜筮通謂之日者索隱云名卜筮曰日者以墨所以卜筮占候時日通名日者故也畢云文選劉孝標辯命論注引遇作過詒讓案高承事物紀原引亦作過日者曰帝以今日殺黑龍於北方畢云事類賦引殺作屠而先生之色黑舊本生誤王今據吳鈔本顧校季本正不可以北淮南子要略云操舍開塞各有龍忌許注云中國以鬼神之事日忌北胡南越皆謂之請龍案此日者以五色之龍定吉凶疑即所謂龍忌許君請龍之說未詳所出恐非古術也畢云北事類賦作往子墨子不聽遂北至淄水不遂而反焉畢云舊脫至淄水不遂五字據史記日者傳集解及事類賦增史記集解云墨子不遂而反焉又多二字淄水出今山東益都縣西南顏神鎮東南三十五里原山經臨淄縣東北流至壽光縣北入海日者曰我謂先生不可以北子墨子曰南之人不得北北之人不得南其色有黑者有白者何故皆不遂也且帝

以甲乙殺青龍於東方以丙丁殺赤龍於南方以庚辛殺白龍於西方以壬癸殺黑龍於北方畢本此下增以戊己殺黃龍於中方云此句舊脫據太平御覽增王云畢增非也原文本無此句今刻本御覽鱗介部一有之者後人不知古義而妄加之也古人謂東西南北爲四方者以其在四旁也若中央爲四方之中則不得言中方一謬也行者之所向有東有西有南有北而中不與爲二謬也鈔本御覽及容齋續筆所引皆無此句案王說是也此即古五龍之說鬼谷子盛神法五龍陶弘景注云五龍五行之龍也水經注引遁甲開山圖云五龍見教天皇被迹榮氏注云五龍治在五方爲五行神說文戊部云戊中宮也象六甲五龍相拘絞也義亦同然則五龍自有中宮但日者之言不妨約舉四方耳若用子之言則是禁天下之行者也畢云舊脫天字之字據太平御覽增是圍心而虛天下也蘇云圍心未詳圍或當作違吳玉搢云圍心即違心古圍違字通子之言不可用也子墨子曰此上疑有脫文吾言足用矣舍言革思者舍下亦當有吾字蘇云革更也是猶舍穫而擽粟也國語魯語收攟而烝韋注云攟

拾也一切經音義引賈逵云攈拾穗也 攈攈字同畢云攈拾也一本作攈非 以其言非吾言者 畢云太平御覽引其作他 是猶以卵投石也盡天下之卵其石猶是也不可毀也 畢云太平御覽作石猶不毀也

公孟第四十八

公孟子謂子墨子曰 惠棟云公孟子即公明子孔子之徒宋翔鳳云孟子公明儀公明高曾子弟子公孟子與墨子問難皆儒家之言孟與明通公孟子即公明子其人非儀即高正與墨翟同時詒讓案潛夫論志氏姓篇衛公族有公孟氏左傳定十二年孔疏謂公孟縶之後以字爲氏說苑脩文篇有公孟子高見顓孫子莫及曾子此公孟子疑即子高蓋七十子之弟子也 君子共己以待 蘇云共讀如恭詒讓案荀子王霸篇云則天子共己而已楊注云共讀爲恭或讀爲拱垂拱而已也案此共己當讀爲拱己非儒篇云高拱下視是也 問焉則言不問焉則止譬若鐘然扣則鳴不扣則不鳴 非儒下篇述儒者之言曰君子若鐘擊之則鳴弗擊不鳴即此畢云說文云扣牽馬也敂擊也讀若扣此假音耳 子墨子曰是言

有三物焉子乃今知其一身也吳鈔本其下有有字王引之云身字義不可通身當爲耳耳隸書身字或作耳見漢荊州從事苑鎮碑與耳相似故耳誤爲身管子兵法篇其耳以號令之數今本耳誤爲身所謂是言有三物者不扣則不鳴者一雖不扣必鳴者二而公孟子但云不扣則不鳴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故曰子乃今知其一耳今本耳誤爲身身下又衍也字又未知其所謂也若大人行淫暴於國家進而諫則謂之不遜因左右而獻諫則謂之言議此君子之所疑惑也吳鈔本所下有以字疑惑謂言之無益而有害則君子遲疑不敢發此明不扣而不鳴之一物若大人爲政將因於國家之難譬若機之將發也然非儒篇云若將有大寇亂盜賊將作若機辟將發也君子之必以諫子下疑挩一字然而大人之利蘇云此下有脫簡下文有之也君得之則必用之矣十一字當在此案蘇校未塙若此者雖不扣必鳴者也若大人舉不義之異行雖得大巧之經可行於軍旅之事欲攻伐無罪之國有之

也君得之則必用之矣以廣辟土地著稅僞材畢云僞疑當爲𧶜說文云此古貨字讀若貴蘇云有之以下十一字當在上文然而大人之利句下誤錯於此此文當云彼攻伐無罪之國以廣辟土地著稅僞材案畢校近是但著稅義難通疑著當作籍毛詩大雅韓奕箋云籍稅也節用上篇云其籍斂厚材財字通籍稅𧶜材猶云籍斂貨財矣出必見辱所攻者不利而攻者亦不利是兩不利也若此者雖不扣必鳴者也以上明不扣必鳴之二物畢云已上申明知其一身失之且子曰君子共己待問焉則言不問焉則止譬若鍾然扣則鳴不扣則不鳴今未有扣子而言是子之謂不扣而鳴邪謂上當有所字是子之所謂非君子邪畢云已上申明又未知其所謂公孟子謂子墨子曰實爲善人孰不知句譬若良玉處而不出有餘糈玉疑當爲巫糈舊誤精王校下文諸精字皆爲糈惟此未正今審校當與彼同淮南子說山訓云巫之用糈藉高注云糈祀神之米譬若美女處而不出人

爭求之行而自衒內則奔則爲妾鄭注云奔或爲衒列女傳辯通篇齊鍾離春衒嫁不售畢云說文云衒行且賣也衒或字人莫之取也之舊本作知畢云知一本作之詒讓案作之是也意林作人莫之娶今據正今子徧從人而說之徧舊本作偏畢以意改徧道藏本季本吳鈔本正作徧王以偏爲古徧字詳非攻下篇何其勞也子墨子曰

今夫世亂求美女者衆美女雖不出人多求之今求善者寡畢云言好德不如好色不強說人人莫之知也且有二生於此善筮舊本筮誤星王據下文改一行爲人筮者一處而不出者行爲人筮者此十一字舊挩王據上下文義補與處而不出者其糈孰多糈舊本誤精王云精當爲糈字之誤也莊子人閒世篇鼓筴播精釋文精如字一音所字則當作糈是糈與精字形相似而易誤也郭璞注南山經曰糈先呂反今江東音所說文糈糧也言兩人皆善筮而一行一處其得米孰多也史記貨殖傳云醫方諸食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爲重糈也是其證案王校是也今據正下同

公孟子曰行爲人筮者其糈多子墨

子曰仁義鈞 吳鈔本作均 行說人者其功善亦多何故不行說人也公孟子戴章甫 畢云藏本多作義以意改案顧校季本正作戴士冠禮記云章甫殷道也鄭注云章明也殷質言以表明丈夫也論語先進篇端章甫集解鄭玄云衣玄端冠章甫諸侯日視朝之服禮記儒行魯哀公問孔子儒服對曰某長居宋冠章甫之冠此公孟子儒者故亦儒服與 搢忽 畢云搢卽晉字俗寫忽卽笏字古文尙書在治忽亦用此字舊作忽誤詒讓案儀禮既夕木笏鄭注云今文笏作忽史記夏本紀集解引鄭康成注尙書作在治曶云曶者笏也忽曶笏字並通釋名釋書契云笏忽也君有教命及所啟白則書其上備忽忘也荀子注行篇六章甫絇屨紳而搢笏 儒服而以見子墨子曰君子服然後行乎其行然後服乎子墨子曰行不在服公孟子曰何以知其然也子墨子曰昔者齊桓公高冠博帶金劍木盾 畢云說文云盾瞂也所以扞身蔽目象形陸德明周禮音義云食允反又音允詒讓案此所言皆朝服朝服未有用盾者盾疑亦曶之誤但木曶非貴服所未詳也 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晉文公大布

之衣䍧羊之裘䍧道藏本吳鈔本並从牛誤韋以帶劍並詳兼愛中下篇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楚莊王鮮冠組纓說文糸部云組綬屬也其小者可以爲冠纓玉藻云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此朝服當爲冠弁服但組纓爲常制不足爲華侈與鮮冠絳衣博袍交別不相應疑此組當爲纚之叚字荀子樂論篇云亂世之徵其服組鮮纚義詳節用篇絳衣博袍畢云太平御覽引作衮衣博袌王云哀十四年公羊傳反袂拭面涕沾袍何注曰袍衣前襟也絳舊本作繹王引之云繹當爲絳字之誤也絳與縫同集韻縫或省作絳漢丹陽太守郭旻碑彌絳裻口絳郎縫字字從夆不從夆縫衣大衣也字或作逢又作逢洪範子孫其逢馬注曰逢大也儒行衣逢掖之衣鄭注曰逢猶大也大掖之衣大袂禪衣也莊子盜跖篇逢衣淺帶釋文曰摓本又作縫列子黃帝篇釋文向秀注曰儒服寬而長大荀子非十二子篇其冠進其衣逢儒效篇逢衣淺帶解果其冠楊倞注並曰逢大也列子黃帝篇曰女逢衣徒也縫絳逢縫字異而義同絳衣與博袍連文絳博皆大也淮南齊俗篇作裾衣博袍高注曰裾褒也褒亦大也氾論篇又云褒衣博帶案說是也今據正絳衣即禮經侈袂之衣周禮司服鄭注云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其袂

尺二寸大夫以上侈之侈之者蓋半而益一焉半而益一則其袂三尺三寸袪尺八寸博袍即謂絳衣之前襟廣雅釋器云袍長襦也彼燕居之服非以聽治之所用與此袍異也任大椿謂絳衣博袍即漢晉以後之朝服絳紗袍大誤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越王句踐剪髮文
身淮南子齊俗訓云越王句踐劗髮文身南面而霸天下又云越人劗鬋許注云鬋斷也剪即鬋之俗說苑奉使篇越諸發曰越剪髮文身爛然成章以像龍子者將避水神也以治其國其國
治此四君者其服不同其行猶一也翟以是知行之
不在服也公孟子曰善吾聞之曰宿善者不祥畢云讀如無宿諾請舍忽畢云舊作忽易章甫復見夫子可乎子墨子
曰請因以相見也若必將舍忽易章甫必舊本作不畢云不一本作必亦是蘇云不字誤一本作必是也畢注以不爲句非案蘇說是也今據正而後相見然
則行果在服也畢云言其意在服也公孟子曰君子必古言服
句然後仁孟子告子篇答曹交曰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公孟子之言

同於彼但孟子兼重行而公孟子唯舉言服故爲墨子所折子墨子曰昔者商王紂卿士費仲爲天下之暴人明鬼下篇作費中中仲古今字箕子微子爲天下之聖人此同言而或仁不仁也畢云言同時之言而仁不仁異周公旦爲天下之聖人關叔爲天下之暴人關叔即管叔詳耕柱篇此同服或仁或不仁然則不在古服與古言矣且子法周而未法夏也畢云謂節葬節用之屬墨氏之學出于夏子之古非古也公孟子謂子墨子曰昔者聖王之列也上聖立爲天子其次立爲卿大夫今孔子博於詩書察於禮樂詳於萬物若使孔子當聖王則豈不以孔子爲天子哉子墨子曰夫知者必尊天事鬼愛人節用合焉爲知矣今子曰孔子博於詩書察於禮樂詳於萬物而曰可以爲天子是數人之齒而以爲富畢云

齒年也俞云數人之年安得以為富邪說非也齒者契之齒也古者刻竹木以記數其刻處如齒故謂之齒易林所謂符左契右相與合齒是也列子說符篇宋人有遊於道得人遺契者歸而藏之密數其齒日吾富可待矣此正數人之齒以為富者蓋古有此喻案俞說是也蘇說同

公孟子曰貧富壽夭齰然在天說文齒部云齰齧也非此義畢云齰同錯不可損益又曰君子必學子墨子曰教人學而執有命是猶命人葆畢云葆言包裹其髮而去亓冠也亓畢本作亓云舊作亦知是此字之譌亓即其字以意改王引之云古其字亦有作亓者玉篇亓古文其是其證今本墨子其作亦則是亓之譌非丌之譌也後凡亓譌作亦者放此案王說是也今並據正

公孟子謂子墨子曰有義不義無祥不祥無畢本改有云舊作無據下文改王云畢改非也公孟子之意以為壽夭貧富皆有命而鬼神不能為禍福故日有義不義無祥不祥墨子執非命之說以為鬼神寶司禍福義則降之祥不義則降之不祥故日有祥不祥有祥不祥乃墨子之說非公孟子之說不得據彼以改此也顧蘇說同

子墨子曰古聖王古下吳鈔本有者字皆以鬼神為神明而為

禍福畢云同能而執有祥不祥是以政治而國安也自桀紂以下皆以鬼神爲不神明不能爲禍福執無祥不祥是以政亂而國危也故先王之書子亦有之曰戴云孑亦疑當作亓子亓古其字其子即箕子周書有箕子篇今亡孔晁作注時當尚在也亓傲也畢云以下亓字舊皆作亦出於子不祥此言爲不善之有罰爲善之有賞子墨子謂公孟子曰喪禮君與父母妻後子死畢云後子嗣子也三年喪服義詳節葬下非儒下二篇伯父叔父兄弟期族人五月族人上王校增戚字說詳節葬下篇姑姊舅甥皆有數月之喪或以不喪之閒誦詩三百周禮大司樂鄭注云以聲節之曰誦弦詩三百禮記樂記注云弦謂鼓琴瑟也歌詩三百周禮小師注云歌依詠詩也舞詩三百謂舞人歌詩以節舞左襄十六年傳云晉侯與諸侯宴于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是舞有歌詩也墨子意謂不喪則又習樂明其曠日廢業也毛詩鄭風子衿傳云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

弦之纚之與此書義同若用子之言則君子何日以聽治庶人何日以從事公孟子曰國亂則治之國治則爲禮樂舊本捝國字王據下文補國治則從事國富則爲禮樂王云下國治當爲國貧治與亂對富與貧對國亂則治之即上文所謂君子聽治也國貧則從事即上文所謂庶人從事也非儒篇曰庶人怠於從事則貧故曰國貧則從事今本貧作治者涉上文亂治而誤子墨子曰國之治盧云此下脫治之故治也五字治之廢則國之治亦廢國之富也從事故富也從事廢則國之富亦廢下事字舊本誤作是今據道藏本吳鈔本正故雖治國勸之無饜畢云猶云勉之無已然後可也今子曰國治則爲禮樂亂則治之是譬猶噎而穿井也畢云說文云噎飯窒也飯窒則思飲俞云晏子春秋襍上篇噎而遽掘井說苑襍言篇作譬之猶渴而穿井渴字較噎爲勝疑此文亦當作渴因噎字古作餲漢書賈山傳祝餲在前師古曰餲古噎字是也形與渴微似故渴誤爲噎案畢說是也死而求醫也古者三代暴王

桀紂幽厲，薾為聲樂畢云說文云薾華盛言盛也或侈假音字不顧其民，是以身為刑僇，國為戾虛者吳鈔本無者字王云戾虛當為虛戾魯問篇曰是以國為虛戾身為刑戮也趙策曰齊為虛戾又曰社稷為虛戾先王不血食戾猶厲也非命篇曰國為虛厲身在刑僇之中是虛戾即虛厲也小雅節南山篇降此大戾大雅瞻卬篇戾作厲小宛篇翰飛戾天文選西都賦注引韓詩戾作厲孟子滕文公篇樂歲粒米狼戾鹽鐵論未通篇狼戾作梁厲莊子人間世篇國為虛厲身為刑僇釋文李云居宅無人曰虛死而無後為厲皆從此道也。

公孟子曰：無鬼神。又曰：君子必學祭祀。畢云當為禮詒讓案即五禮之吉禮子墨子曰：執無鬼而學祭禮，是猶無客而學客禮也客禮即五禮之賓禮是猶無魚而為魚罟也。說文网部云罟网也爾雅釋器云魚罟謂之罛詩碩人孔疏引李巡云魚罟捕魚具也

公孟子謂子墨子曰：子以三年之喪為非，子之三日之喪亦非也。畢云三日當為三月韓非子顯學云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高誘注淮南子齊俗云三月之服是夏后氏

之禮而後漢書王符傳注引尸子云禹制喪三日亦當爲月子墨子曰子以三年

之喪非三日之喪是猶倮謂撅者不恭也舊本倮作果今從道

藏本改吳鈔本又作裸畢云果當爲裸說文云袒也玉篇云倮赤體也撅當爲蹶說文云僵也一曰跳也

洪云禮記內則不涉不撅鄭注撅揭衣也謂袒衣與裼衣其露體不恭一也晏子春秋外篇上吾譏晏子

猶訾倮而高撅者也其義與此同俞云畢謂撅當爲蹶失之蹶與裸兩意不倫不當取以爲喻內則不涉

不撅撅衣雖不恭然裸則更甚故曰是猶果謂撅者不恭也公孟子謂子墨子曰

知有賢於人謂偶有一事賢於他人則可謂知乎子墨子曰愚

之知有以賢於人有以吳鈔本作亦有而愚豈可謂知矣哉公

孟子曰三年之喪學吾之慕父母俞云吾下脫子字管子海王篇吾子

食鹽二升少半尹知章注曰吾子謂小男小女也此文公孟子曰三年之喪學吾子之慕父母故下子墨

子曰夫嬰兒子之知獨慕父母而已嬰兒子即吾子也子墨子曰夫嬰兒子之

知畢云眾經音義云倉頡篇云男曰兒女曰嬰獨慕父母而已父母不可

得也然號而不止此亓故何也亓顧校季本作其卽愚之至也然則儒者之知豈有以賢於嬰兒子哉子墨子曰問於儒者蘇云曰字誤倒當作問於儒者曰何故爲樂曰樂以爲樂也說文木部云樂五聲八音總名引申爲哀樂之樂此第二樂字用引申之義古讀二義同音故墨子以室以爲室難之樂記云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又禮器云樂者樂其所自成仲尼燕居云行而樂之樂也荀子樂論篇亦云樂者樂也此卽墨子所庰儒者之說子墨子曰子未我應也今我問曰何故爲室曰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爲男女之別也俞云避寒避暑爲男女之別三句皆以室言不當於男女之別句獨著室字室乃且字之誤古書且字或誤爲宜詩假樂篇釋文曰且君且王一本且並作宜是也且誤爲宜因誤爲室矣案室當作宮辭過篇云宮牆之高足以別男女之禮節用上篇云宮牆足以爲男女之別告於避寒暑外分別言之此亦當同俞說未允則子告我爲室之故矣今我問曰何故爲樂曰樂以爲樂也畢云舊脫爲字據上文增

是猶曰何故爲室曰室以爲室也子墨子謂程子曰儒之道足以喪天下者四政焉（蘇云程子即程繁也見三辨篇）儒以天爲不明（畢云舊脫天字據下文增）以鬼爲不神天鬼不說此足以喪天下又厚葬久喪重爲棺槨多爲衣衾送死若徙三年哭泣扶後起杖後行（此詳節葬下篇）耳無聞目無見此足以喪天下又弦歌鼓舞（畢本鼓作鼔云此鼔字从攴與鐘鼓字異彼从支案畢校非也詳兼愛中篇）習爲聲樂此足以喪天下又以命爲有貧富壽夭治亂安危有極矣（有極猶言有常詳非儒下篇）不可損益也爲上者行之必不聽治矣（必不二字舊到今據吳鈔本乙與下文合）爲下者行之必不從事矣此足以喪天下程子曰甚矣先生之毀儒也子墨子曰儒固無此若四政者而我言之（若舊本作各王云此各當爲此若若亦此也言儒無此四政也下文曰今儒固有此四政）

者是其證今本此若作此各則文義不順墨子書則多謂此爲此若說見智問篇案王說是也今據正

是毀也今儒固有此四政者而我言之則非毀也告聞也畢云言告所聞程子無辭而出子墨子曰迷之迷之義不可通疑迷當爲還之誤謂墨子語程子令還也反後坐畢讀反爲句後又爲句云言惡於此說者請反而後後留之王云畢說非也後當爲後復後一字相似故書傳中復字多譌作後反爲一句復坐爲一句謂程子反而復坐也今本復作後則義不可通進復曰王云復如孟子有復於王者曰之復謂程子進而復於墨子也鄉者先生之言有可聞者焉生舊本譌王今據吳鈔本正下同畢云聞當爲閒案畢校是也孟子云政不足與閒也趙注云閒非也若先生之言

則是不譽禹不毀桀紂也此因墨子言不毀儒而遂難之言人不能無毀譽也

子墨子曰不然夫應孰辭稱議而爲之孰辭習孰之辭猶云常語議吳鈔本作義案稱議上當有不字應孰辭不稱議而爲之謂應習孰之辭則信口酬荅不待稱議而後對故下云毅也此明前云不毀儒非不毀桀紂之謂不可以習孰應對之語執以相難畢云孰當爲執亦謂

通儌也厚攻則厚吾薄攻則薄吾王引之云吾讀爲列禦寇之禦禦古通作吾趙策曰王非戰國守吾之具其將何以當之下是其證案王校是也吾當爲圄之省說文口部云圄守也應孰辭而稱議是猶荷轅而擊蛾也此郎中應孰辭不必稱議之指畢云蛾同螘子墨子與程子辯稱於孔子畢云稱述孔子程子曰非儒句何故稱於孔子也子墨子曰是亦當而不可易者也俞云亦當爲亓古文其字也言我所稱於孔子者是其當而不可易者也亓字即以孔子言本篇其字多譌爲亦畢氏已訂正而未及此今鳥聞熱旱之憂則高魚聞熱旱之憂則下當此雖禹湯爲之謀必不能易矣鳥魚可謂愚矣禹湯猶云因焉王云云猶或也言鳥魚雖愚禹湯猶或因之也古者云與或同義今翟曾無稱於孔子乎畢云言孔子之言有必不能易者此下舊有有游於子墨子之門者謂子墨子曰先王以鬼爲神明知能爲禍人哉二十七字今據一本移後有游於子墨子之門者身體強良良吳鈔本作梁後魯問篇

亦云强梁然義以不同思慮徇通史記黃帝本紀黃帝幼而徇齊集解徐廣曰墨子曰年踰五十則聰明心慮不徇通矣裴駰案徇疾也索隱云徇齊家語及大戴禮竝作叡齊一本作慧齊叡慧皆智也史記舊本亦有作濬齊蓋古字假借徇爲濬濬深也義亦竝通案徐引墨子今無此文蓋在佚篇中說文人部云侚疾也徇即侚之譌莊子知北游篇云思慮恂達又借恂爲之欲使隨而學

子墨子曰姑學乎吾將仕子勸於善言而學其年意林引作朞年畢云同期年詒讓案此書期年字多作其詳節葬下篇而責仕於子墨子

子墨子畢云舊脫二字以意增曰不仕子子亦聞夫魯語乎吳鈔本無夫字語意林引作人魯有昆弟五人者亓父死畢云亓舊作亦下同一本俱作其詒讓案意林正作其下竝同亓長子嗜酒而不葬亓四弟曰子

與我葬畢云與舊作無一本如此當爲子沽酒勸於善言而葬已

葬而責酒於其四弟吳鈔本無其字四弟曰吾末予子酒矣末道藏本吳鈔本竝作未子葬子父我葬吾父豈獨吾父哉子不

葬則人將笑子故勸子葬也今子爲義我亦爲義豈獨我義也哉子不學則人將笑子故勸子於學有游於子墨子之門者子墨子曰盍學乎對曰吾族人無學者子墨子曰不然未好美者豈曰吾族人莫之好故不好哉夫欲富貴者豈曰我族人莫之欲畢云已上八字舊脫據一本增故不欲哉畢云太平御覽引云墨子謂門人曰汝何不學對曰吾族無學者墨子曰不然豈有好美者而曰吾族無此不欲邪富貴者而曰吾族無此不用也與此微異好美欲富貴者不視人猶強爲之畢云此下舊接爲善者富之云云二百六十四字今據文義移後一本此下亦接夫義天下之大器也夫義天下之大器也何以視人必強爲之畢云必當爲不已上十六字舊脫在則盜何遂無從下今據一本移正蘇云此勉之之詞必字不誤案依蘇說則當讀何以視人句斷下云必強爲之乃勉其爲義非責其不爲也考意林約引此文作強自力矣則馬總所讀似已如是然今以語氣校之竊疑必字當在視人上仍

為詰責之辭與上文不祿人云云文例正相對也有游於子墨子之門者謂子墨子曰先生以鬼神為明知先生舊本譌先王今據道藏本吳鈔本正又舊本禍為二字到轉下校乙正吳鈔本不到能為禍人哉福畢云人哉已上二十七字舊在今翟曾無稱於孔子乎下今据一本在此一本又無知能為禍人哉六字案吳鈔本亦無知能以下六字又畢本挩福字各本並有今增王云此當以能為禍福連讀不當有人哉二字下文曰先生以鬼神能為明能為禍福為善者賞之為不善者罰之是其證今本禍福二字之間衍人哉二字則義不可通案王說固是但疑當作能為人禍福哉人哉二字恐非衍文未敢肌定姑仍舊本為善者富之王云富與福同為暴者禍之舊本挩為字王補今吾事先生久矣而福不至意者先生之言有不善乎王引之云意者疑詞廣雅曰意疑也鬼神不明乎我何故不得福也子墨子曰雖子不得福吾言何遽不善而鬼神何遽不明王云遽亦何也連言何遽者古人自有複語耳漢書陸賈傳使我居中國何遽不若漢子亦聞乎匿徒之刑之

有刑乎俞云之刑二字衍文乎亦當為刑乎匿徒之有刑乎徒謂肯徒給徒役者匿徒謂避役蘇說同案此疑當作匿刑徒之有刑乎衍一之字刑耳蓋即左傳昭七年所謂僕區之法孔疏引服虔云為隱匿亡人之法是也對曰未之得聞也畢云之得二字舊倒以意移子墨子曰今有人於此什子言其賢過子十倍下云百子同子能什譽之而一自譽乎對曰不能有人於此百子子能終身譽亓善而子無一乎對曰不能子墨子曰匿一人者猶有罪今子所匿者若此亓多將有厚罪者也何福之求子墨子有疾跌鼻進而問曰問下吳鈔本有焉字先生以鬼神為明能為禍福為善者賞之舊本挩為字王校補為不善者罰之今先生聖人也何故有疾意者先生之言有不善乎鬼神不明知乎子墨子曰雖使我有病何遽不明何上疑挩鬼神二字人之所得於病者多方有得之寒暑有

得之勞苦百門而閉一門焉則盜何遽無從入王云舊本脫閉字入字今據魯問篇及太平御覽疾病部一引補案王校是也淮南子人間訓云室有百戶閉其一盜何遽無從入即本此文畢云舊本有夫義二三子有天下之大器也云云十六字據一本移前復於子墨子學射者子墨子曰不可夫知者必量亓力所能至吳鈔本作夫智者亦必量力所能至而從事焉國士戰且扶人猶不可及也畢云猶兼及今子非國士也豈能成學又成射哉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曰言義而行甚惡顧云曰當爲日蘇云告子曰之曰當作日或爲口字之誤下墨子言告子口言而身不行是其證也然此告子自與墨子同時後與孟子問荅者當另爲一人案日字不誤此文常作告子曰墨子言義而行甚惡蓋告子嘗以此言毀墨子而二三子爲墨子述之故下文墨子云稱我言以毀我行又云告子毀猶愈亡也今本告子曰下挽墨子二字遂若二三子席告子行惡與下云毀皆不相應矣顧蘇說並未憭又案孟子告子篇趙注云告姓也子男子之通稱也名不害兼治儒墨之道者嘗學於孟子趙氏疑亦隱據

此書以此告子與彼爲一人以王應麟洪頤煊說並同然以年代校之當以蘇說爲是請棄之子墨子曰不可稱我言以毀我行愈於亡亡無字同有人於此翟甚不仁經說下云仁愛也言與翟甚不相愛也仲尼燕居云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尊天事鬼愛人甚不仁猶愈於亡也今告子言談甚辯言仁義而不吾毀上下文兩言毀則此不當云不吾毀不字當是衍文告子毀畢云二字倒今移猶愈亡也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勝爲仁畢云文選注引無爲字蘇云勝爲仁者言仁能勝其任也或以勝爲告子名未知然否案文選陳孔璋爲曹洪與魏文帝書云有子勝斐然之志李注引此文釋之則崇賢似以勝爲告子之名蘇引或說本於彼閻若璩四書釋地又續引或說謂告子名不害字子勝並無塙證疑不足據子墨子曰未必然也告子爲仁譬猶跂以爲長畢云跂舊作跋据文選注改此企字假音爾雅云其踵企陸德明音義云企去跂反本或作跂說文云企舉踵也跂足多指二字異隱以爲廣畢云隱文選注引作假隱假音相近亦通言企足以爲長仰身以爲廣假猶仰

不可久也告子謂子墨子曰我治國爲政我下疑當有能字故下墨子難之惡能治國政曰子墨子曰政者口言之身必行之今子口言之而身不行是子之身亂也子不能治子之身惡能治國政子姑亡畢云言子姑無若此說讓案姑亡亦見備梯篇子之身亂之矣吳鈔本無身字畢云一本作子姑防子之身亂之矣是

永嘉王景羲文校語 須出